

# 两组词汇“枇杷”与“琵琶”、“枇杷”与“卢橘”史料考析

林顺权

(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 广州 510642)

**摘要:** 中国是枇杷原产地, 有两千多年的枇杷记载历史; 产生了若干重要的枇杷词汇, 影响着世界枇杷的传播。因此, 考析“枇杷”与“琵琶”、“枇杷”与“卢橘”这两组重要词汇的词源关系, 将为枇杷的史实提供更可靠的证据。笔者借助音乐界、音韵学界、语言文字学界对于乐器“琵琶”源流查考的丰富研究成果, 利用现代网络技术“阅读器”浏览浩如烟海的史料, 对两对词组“枇杷”和“琵琶”、“枇杷”和“卢橘”的词源关系进行考析。重点辨析了枇杷叶“其形如琵琶, 故名之”和“卢橘为枇杷的别称”这两个观点。资料表明, 枇杷一词早于琵琶出现两三百, 枇杷名不是来源于琵琶; 卢橘是芸香科的一种植物, 用其指代枇杷的别称是一种误解。因此, 枇杷叶“其形如琵琶, 故名之”和“卢橘为枇杷的别称”这两个观点属于谬误, 应予摒弃。

**关键词:** 枇杷; 琵琶; 卢橘

中图分类号: S667.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9980(2019)07-0922-06

## Analysis of historical data on two groups of words: loquat and “Pipa” (Lute instrument), loquat and “Luju” plant

LIN Shunquan

(College of Horticulture,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China is the origin region of loquat (*Eriobotrya japonica* Lindl.). The history of loquat cultivation has been recorded for more than 2000 years, which has produced a number of important loquat words and influenced the spread of loquat in the world. Therefore, a textual study of the etymo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loquat and “Pipa” (Lute instrument), loquat and “Luju” will provide more reliable evidence for the historical facts of loquat. With the help of the rich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music, phonology and Linguistics circles o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usical instrument “Pipa”, and with the help of modern network technology “reader” to browse the vast sea of information, the etymo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pairs of phrases “loquat” and “Pipa”, “loquat” and “Luju” was studied in this paper. The two viewpoints of loquat leaf “its shape is like Pipa, so it is named” and “Luju” is another name of loquat were analyzed. The data showed that the word loquat appeared two or three hundred years earlier than Pipa, The word “loquat” refers to the fruit plant loquat, which was planted earlier before the completion of the “Historical Records”, and is called “loquat”, which is recorded in Sima Qian’s “Historical Records”, which is the earliest record of loquat so far. However, the word “pipa” has not been found in the “Historical Records”.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two or three hundred years after this, may appear. Therefore, Kou Zongyu said that loquat leaf “its shape is like a pipa, so the name” is not correct, has been circulated for more than 1 000 years, can no longer be “misleading” should be abandoned. As for how to express the origin of loquat name in the future, professionals can discuss whether it can be expressed as follows: loquat originated in China, began to grow in BC, “Records of History” clearly recorded “loquat”. In some necessary occasions, it may be added that the word loquat refers to fruit plants, much earlier than “pipa” refers to musical instruments. From the

收稿日期: 2018-09-20

接受日期: 2019-04-16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1560091); 农业部行业科技专项(201003073)

作者简介: 林顺权, 男, 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为果树种质资源、遗传育种和生物技术。Tel: 020-38294596, E-mail: loquat@scau.edu.cn

Northern Song dynasty to the present, many literatures quote Kou Zongyu's "Materia Medica Yanyi" as saying: loquat leaf "its shape is like a pipa, so it is called" belongs to "to falsehood. Another key word, Luju", it is not a loquat, may be one kind of Rutaceae plant, and it was a misunderstanding to use it to refer to the other name of loquat. As for why Su Shi insisted that Lu Orange was a loquat nickname in the Song dynasty, the reasons are not clear. However, because of his fame and influence, many people follow Su Shi and regard Lu Orange as a loquat nickname, or common name. So in the latter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when the British introduced loquat from Guangzhou to Kew Gardens, the loquat was also transliterated as "Luju" and later evolved into loquat. How to express loquat alias in the future, professionals can also discuss whether it can be expressed as follows: loquat, once alias Luju, has been used since the Song dynasty, until the nineteenth century when Britain introduced loquat from China, there are also misuse Luju refers to loquat, known as loquat, now find out, historical records. The word "Luju", which first appeared in China, does not mean loquat. In short, the two viewpoints of loquat leaf are fallacious and should be abandoned.

**Key words:** Loquat(*Eriobotrya japonica* Lindl.); "Pipa" (Lute instrument); "Luju"(plant)

枇杷原产我国, 现已传播到世界上30多个国家。但是, 世界各国的枇杷译名却是五花八门, 错综复杂<sup>[1-2]</sup>。

枇杷最早于唐宋年间从中国传入日本, 日语中枇杷的读音, ビワ(Biwa), 是从汉语方言译成的。而其他几个重要语种的枇杷称谓, 却多数称枇杷为“日本楂果”, 西班牙语 nispero japonés; 德语: japanische misspel; 意大利语: nespola giapponese; 葡萄牙语: ameixa do Japao, 法语: neflier du Japon; 这几种语言之所以都称枇杷为“日本楂果”<sup>[1]</sup>, 是因为西方学者第一个看到枇杷的是植物分类学鼻祖林奈的学生 Thunberg, 他于十八世纪在日本的长崎离岛看到枇杷, 将其命名为欧楂属日本种(*Mespilus japonica*), 虽然不久后英国植物学家 Lindley<sup>[11]</sup>认为枇杷不应属于欧楂属, 应自成一属, 枇杷属, 但仍可称为日本种。由此, 西方世界有不少人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末都认为枇杷原产于日本。但有两种语言例外, 一是英语, 称枇杷 loquat, 是从我国南方方言“卢橘”转译“luju”而成的, 另一是法语, 除了上述的“日本楂果”, 还有一种叫法“bibace”(吴耕民\*, 1995), 也是以南方方言“枇杷”翻译的, 法国几乎与英国同时期从广州引种枇杷到巴黎植物园<sup>[1]</sup>。直至二十世纪末, 由于中国、美国和日本学者的合作, 于1999年发表了枇杷原产中国, 日本枇杷来源于中国的论文<sup>[1]</sup>, 才使得世界枇杷学界一致公认枇杷原产中国<sup>[3-4]</sup>。

\* 吴耕民. 1995. 江南珍果(杨梅、枇杷、无花果). 浙江农业大学园艺系编。

然而, 我们国内对于早期枇杷传向日本、出现世界之前的两组词汇: 枇杷与“琵琶”、“枇杷”与“卢橘”, 它们之间的关系却尚未理清。国内最权威的书籍《中国果树志·枇杷》<sup>[5]</sup>上载:《本草衍义》(原名《本草广义》, 北宋寇宗奭撰, 刊于宋政和元年, 即公元1116年)上曰: 枇杷叶“其形如琵琶, 故名之”<sup>[6]</sup>。关于“枇杷”与“卢橘”的关系, 认为后者是前者的别名: 唐宋诗歌极盛, 以枇杷为吟咏对象, 苏轼:“罗浮山下四时春, 卢橘杨梅次第新”“魏花非老伴, 卢橘是乡人”<sup>[7]</sup>, 其他的著者基本上也持同样观点<sup>[8-9]</sup>, 尽管很早开始就不断有质疑声, 但从来没有成为主流。

笔者借助音乐界、音韵学界、语言文字学界对于“琵琶”等词汇的丰富研究成果<sup>[10-14]</sup>, 利用现代网络技术“阅读器”等条件, 对上述两组词汇的浩如烟海的史料进行考析, 最终认为必须摒弃这两个观点。现予公开, 以期引起同行的讨论。

## 1 “枇杷”与“琵琶”关系考析

### 1.1 “枇杷”一词早期出现和使用情况

根据《尔雅》《南裔异物志》《三辅黄图》等古籍记载和考据发现, “枇杷”最早的记载出现于: 公元前1世纪西汉时期司马相如的《上林赋》<sup>[15]</sup>记载“卢橘夏熟, 黄甘橙棃, 枇杷燃柿, 棗柰厚朴. ……”。

《西京杂记》(汉)刘歆记载: 汉武帝(公元前156年7月14日—公元前87年3月29日)修建规模宏大的“上林苑”, “有群臣远方各献芳果异树, 有枇杷十株, ……”<sup>[16]</sup>。

杨雄(公元前53年—公元前18年)的《蜀都赋》里记载:诸柘柿桃、杏李枇杷,……;晋朝左思(250—305)在其《蜀都赋》中,也记载:户有橘柚之园,其园有林檎枇杷,橙柿栲栳,……。

三国曹植乐府歌有“橙橘枇杷,甘蔗代出”。

西晋郭义恭著《广志》(三世纪)载:枇杷冬华春实,大者如鸡子,小者如杏,为添酢,四月熟<sup>[7]</sup>,…。

南朝·谢灵运. 谢灵运(385年—433年):朝食既毕,摘果堂阴,春惟枇杷,夏则林檎。

总之,“枇杷”一词,最早出现于《史记》(公元前104-79)<sup>[15]</sup>,记载了汉武帝时代“上林苑”种植枇杷,可见民间的枇杷种植早于此时,从此之后,东汉、三国、西晋、东晋,及至历朝历代都有“枇杷”的记载,而且,“枇杷”名称一直延续至今,尽管有短时的、局部的出现同物异名和别名的情况,如以“金丸”“卢橘”等为枇杷的别称,但“枇杷”这个正名从未出现中间易名的情况。

### 1.2 “琵琶”和“批把”二词早期出现和使用情况

由于琵琶在中国传统音乐中占有重要地位,所以史籍中记载的文字也就为数不少,……,史料丰富与繁杂<sup>[10]</sup>。但是,关于最早出现“琵琶”一词及其有关的记载情况,则较为明朗。

东汉经学家,训诂学家刘熙(生卒年不详,约生于160年)在其《释名》《释乐器》中云:“批把,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批,引手却曰把,象其鼓时,因以为名”<sup>[18]</sup>。这是对“琵琶”的最早的释义<sup>[10,14,18]</sup>。

在晋傅玄的《琵琶赋》中有这样的记载:“汉(武帝,公元前156年7月14日—公元前87年3月29日)遣乌孙公主嫁昆莫,念其行道思慕,使工人知音者,载琴、箏、筑、箜篌之属,作马上之乐。观其器,中虚外寅,天地象也,盘圆柄直,阴阳序也,柱有十二,配律吕也,四弦法四时也,以方语目之,故云枇杷,取易传于外国也。”

就此记载而言,汉武帝时代,也制作了某种制式的“琵琶”,但那时不叫“琵琶”而叫“批把”,只是为了易传于外国,而根据该乐器是木质的,而临时赋名“枇杷”<sup>[10,13-14]</sup>。

琵琶这种乐器,早期叫“批把”或“枇杷”,而正式称为“琵琶”,是归类于“琴瑟”,大概始于魏晋<sup>[13]</sup>。

及至唐朝,在一首传世名篇《琵琶行》中,白居易用文字按下了对龟兹传入中原的乐器——琵琶的录

音键<sup>[19]</sup>: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总之,“琵琶”这种乐器,可能早在秦朝就已以某种形式出现,但不叫“琵琶”,现代称之为“琵琶”的乐器源流十分复杂,但是,“琵琶”这两个字,这个词组实际上迟至魏晋。

### 1.3 “枇杷”与“琵琶”和“批把”关系考析

分别溯源了“枇杷”和“琵琶”这两个词之后,现在来考析“枇杷”与“琵琶”的关系,为忠实于史实,偶尔也会提到“批把”。

北宋名家寇宗奭撰《本草衍义》(原名《本草广义》,刊于公元1116年)曰:枇杷叶“其形如琵琶,故名之”<sup>[6]</sup>。流传很广,现代的多数书刊,包括最权威的《中国果树志·枇杷》<sup>[9]</sup>、包括笔者本人都引用此说<sup>[9]</sup>。

然而,在我们分别溯源了“枇杷”和“琵琶”这两个词之后,不难发现:指代人们种植的果树植物“枇杷”一词的出现在《史记》<sup>[15]</sup>之中,是纪元前的事,而指代乐器的“琵琶”一词,则是魏晋时代的事<sup>[13]</sup>,大约相差两三百,即“枇杷”一词比“琵琶”一词早出现两三百。怎么能说:枇杷叶“其形如琵琶,故名之”呢?

当然,我们不能随便摒弃一种流行1000多年的观点,需要严密的论证。对以下这个史料,我们必须作深入的分析。在晋傅玄的《琵琶赋》中有这样的记载:“汉(武帝,公元前156年7月14日—公元前87年3月29日)遣乌孙公主嫁昆莫,念其行道思慕,使工人知音者,载琴、箏、筑、箜篌之属,作马上之乐。观其器,中虚外寅,天地象也,盘圆柄直,阴阳序也,柱有十二,配律吕也,四弦法四时也,以方语目之,故云枇杷,取易传于外国也。”就是说,虽然不一定有“琵琶”这个名词,但“琵琶”这个乐器,也同样是在汉武帝时代就已被制作出来了。这个时代也同样是《史记》成书的时代。

因此,《史记》就成为最重要的依据了。

众所周知:东周时期王道废弛,秦朝毁弃古代文化典籍,以致明堂、石室的珍贵图书典籍散失错乱。汉朝建立后,萧何修订法律,韩信申明军法,张苍制立章程,叔孙通确定礼仪,品学兼优的文学之士逐渐进用,《诗》《书》等被毁弃的古书亦不断在各地被爱好文学的人士搜寻并献出。司马氏世代为太史,整理和论述历史。司马迁之父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司马谈曾任太史令,将修史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可惜壮志未酬。死前将遗志嘱咐

儿子司马迁。司马迁子承父志,继任太史令。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但是,事出意外,天汉三年(前98年),李陵战败投降匈奴,司马迁因向汉武帝辩护事情原委而被捕入狱,并被处以宫刑,在身体和精神上受到巨大的创伤。出狱后任中书令,他忍辱含垢,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前后经历了14年,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既然《史记》成书之前,史书中未见“枇杷”和“琵琶”二词,《史记》中明确记载了“枇杷”,作为果树植物的枇杷一词,就显然早于“琵琶”一词,除非《史记》中也有“琵琶”的记载。

笔者借助于Word的便捷阅读器,查找最有可能在有乐器的《史记》卷二十四·乐书第二<sup>[15]</sup>,该卷3万多字,常见乐器出现频次如下:琴18处<sup>[15]</sup>,笙7处,簧6处,琵琶0<sup>[15]</sup>,箏、筑、篪篥均为0,枇杷和批把也均为0<sup>[15]</sup>。即,在乐书中,虽然多处提到琴和其他乐器,但并没有乐器琵琶的记载。

与此同时,如前所述,琵琶的渊源与域外紧密相关,因此,特查找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六十三<sup>[15]</sup>(中国最早的边疆和域外地理专篇),涉及的邻国包括: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窰、扞鞬、乌孙及诸旁国。在该卷不足两万字中,词汇“张蹇”出现46处,马出现50处,控弦者(射箭者)4处,稻和蒲陶(即今葡萄)各4处,麦和苜蓿均为3处,枇杷0<sup>[15]</sup>,琵琶和批把也均为0<sup>[15]</sup>。其中关于作物的记载,例如: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馀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来,於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但全文中,未提及李、杏、橘、枇杷等果树。文中提到了汉遣乌孙公主嫁昆莫的事,载:汉乌孙以千匹马聘汉女,汉遣宗室女江都翁主◇集解汉书曰:“江都王建女。”往妻乌孙,乌孙王昆莫以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为左夫人<sup>[15]</sup>。但此处未提乐器随行的事。

由此可见:用“枇杷”一词指代果树植物枇杷,是在《史记》成书之前的事,即人们更早就种植枇杷了,并且称其为“枇杷”,这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得到记载,这是迄今为止最早的关于枇杷的记载。而“琵

琶”一词尚未在《史记》中找到,可能出现在这之后的两三百年的魏晋时代,具体时间尚需进一步考证。

因此:北宋寇宗奭所撰的《本草衍义》(原名《本草广义》)所言的:枇杷叶“其形如琵琶,故名之”,是不确的,已流传了1000多年,再也不能“以讹传讹”了,应予摒弃。

今后如何表述枇杷名称的来源,专业人士可以商议,是否可以这样表述:枇杷原产于我国,开始种植于公元前,《史记》中明确记载了“枇杷”。在一些必要的场合,可加述一句:枇杷一词指代果树植物,远早于“琵琶”指代乐器。北宋至今,众多文献引用北宋寇宗奭所撰的《本草衍义》所言的:枇杷叶“其形如琵琶,故名之”,属于“以讹传讹”。

至于“枇杷”二字是如何产生的,如同其他的名词,或者更接近地说,如同其他果树名一样,有待人们从词源学、训诂学等方面去进一步研究。

## 2 “枇杷”与“卢橘”关系考析

枇杷一词早期出现和使用情况,如前所述,此处从略。

### 2.1 “卢橘”一词早期出现和使用情况

最早的“卢橘”的记录也是出现在《史记》司马相如传的《上林赋》中,“卢橘夏熟,黄甘橙棣,枇杷檮柿,棗柰厚朴……”<sup>[15]</sup>。

随后,可以查到的是:唐代诗圣李白的“宫中行乐词·卢橘为秦树”:卢橘为秦树,蒲萄出汉宫。烟花宜落日,丝管醉春风。笛奏龙吟水,箫鸣凤下空。君王多乐事,还与万方同。

唐代诗人宋之问【唐】在《登粤王台》中诗云:“冬花采卢橘,夏果摘杨梅。”

在《春日芙蓉园侍宴应制》中诗云:芙蓉秦地沼,卢橘汉家园。谷转斜盘径,川回曲抱原。

戴叔伦【唐】湘南即事:卢橘花开枫叶衰,出门何处望京师。沉湘日夜东流去,不为愁人住少时。

接下来,宋朝著名的文学家、诗人、书法家苏轼【宋】有著名的诗句:“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客来茶罢空无有,卢橘微黄尚带酸”;“魏花非老伴,卢橘是乡人。”等诗句<sup>[7]</sup>。

这之后,有更多的含有“卢橘”的诗词,例如:

李弥逊【宋】卢橘诗:皮似稗柿松而剥,核如龙眼味甘鲜。满盘的皪如金弹,业子分尝忆去年。

朱翌【宋】《猗觉寮杂记》卷上:“岭外以枇杷为卢

橘子”，故东坡云：‘卢橘杨梅次第新。’

朱曰藩【明】：枕上笙箫听渐近，杨梅卢橘过江来。

陶宗仪【明】《辍耕录·卢橘》：“世人多用卢橘以称枇杷。”

何景明【明】：五月鲋鱼已至燕，荔枝卢橘未能先。

……

直至近代、现代，很多作者都在介绍枇杷时，注其别称“卢橘”<sup>[20]</sup>。

## 2.2 “枇杷”与“卢橘”关系考析

那么，“枇杷”与“卢橘”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在《史记》中，两者是并列的。在唐朝的李白、宋之问和戴叔伦的诗中，卢橘是不是指枇杷，尚待考察。迄今尚未看到历史上留下的明显的可供探寻的踪迹。

到了宋代的苏轼，出现了可供探寻的踪迹。

东坡诗曰：“客来茶罢空无有，卢橘微黄尚带酸。”张嘉甫曰：“卢橘何种果类？”答曰：“枇杷是矣。”又曰：“何以验之？”答曰：“事见相如赋。”嘉甫曰：“卢橘夏熟，黄甘橙榛，枇杷燃柿，亭奈厚朴。卢橘果枇杷，则赋不应四句重用。应劭注曰：‘《伊尹书》曰：箕山之东，青鸟之所，有卢橘，常夏热。’不据依之，何也？”东坡笑曰：“意不欲耳。”<sup>[7]</sup>

苏东坡写了句诗，“客来茶罢空无有，卢橘微黄尚带酸。”张嘉甫问他，卢橘是什么？苏东坡就说了，卢橘啊，就是枇杷。张提出疑问：司马相如的《上林赋》里明明是把卢橘和枇杷并列的啊？它们怎么会是同一种植物呢？苏东坡说，我不愿意依从那种说法。于是，似乎枇杷就是从此多了个别名“卢橘”。

张嘉甫在问难苏东坡时，曾引了《伊尹书》中的“箕山之东，青鸟之所，有卢橘，常夏热。”《伊尹书》已亡佚，而《吕氏春秋·本味》篇基本源于此书，在《本味》中：“箕山之东，青鸟之所，有柑栌焉。”之句，于此也可验证卢橘是柑橘的一种。

实际上，在史籍中，有不少关于“卢橘”非枇杷的记载。例如：

宋代的《太平御览》卷九六六“橘”条，引晋朝郭璞的话：“今蜀中有给客橙，似橘而非，若柚而芬香。冬夏华实相继，或如弹丸，或如拳，通岁食之。即卢橘也。”可见在郭璞古人看来，卢橘就是一种柑橘<sup>[21]</sup>。

《太平御览》中裴渊的《广州记》里，也分别记载了“卢橘”和“罗浮”，卢橘：“卢橘，皮厚，气、色、大如甘，酢多。九月正月色，至二月，渐变为青，至夏熟。味亦不异冬时。土人呼为“壶橘”。其类有七八种，

不如吴、会橘”。罗浮：罗浮山有橘，夏熟，实大如李；剥皮啖则酢，合食极甘。又有“壶橘”，形色都是柑，但皮厚气臭，味亦不劣。可见罗浮山附近是生长的金橘，有夏天成熟的记载<sup>[21-22]</sup>。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果二·金橘》：“金橘”，释名金柑、卢橘、夏橘、山橘、给客橙。此橘生时青卢色，黄熟则如金。故有金橘、卢橘之名。黑色也。”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卢橘，就是金橘<sup>[23]</sup>。

近代也有不少作者认为：卢橘的卢就是黑色的意思，比如说“永定河”又名“卢沟河”，此名就是因为河水呈黑色而得<sup>[24]</sup>。

此外，近期出版的广东柑橘志<sup>[25]</sup>仍有记载现代广东的“罗浮”，是一种作为砧木或加工原料，而不是鲜食柑橘品种；但未记载“卢橘”，却记载有两种四、五月成熟的柑橘类，它们是：五月橘，在农历五月果实尚小时连皮食用，略带甜味而无辛辣味，故名“五月橘”；夏焦柑，4月上旬至5月上旬成熟，是新近在岭南发现的，历史上是否有类似的柑橘出现则不得而知。这两份柑橘种质的存在不能证明它们与卢橘有何关系，只能侧面说明岭南很早以前就存在四五月成熟的柑橘类的合理性。

总之，卢橘不是枇杷，而是芸香科的一种柑橘类植物。至于宋代苏轼为何坚称卢橘就是枇杷的别称，原因不详，但是，却由于他的名气和影响，后世人很多人跟着苏轼，把卢橘作为枇杷的别称，或俗名。以至于到了十九世纪后半叶，英国人从广州引进枇杷到伦敦邱园时，枇杷的译音也是采用“卢橘”(lu-ji)，后演变为loquat。

因此，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在文学艺术方面十分敬重苏轼，但是在枇杷的名分上不能跟着苏轼以讹传讹了。

今后如何表述枇杷的别名，专业人士同样可以商议，是否可以这样表述：枇杷，曾有别名卢橘，从宋代开始就一直有人用这个别称，一直到十九世纪英国从我国引种枇杷时，也有误用卢橘指代枇杷，称为loquat，现在查清，史记里最早出现的“卢橘”一词，并不是指枇杷。

## 3 结 论

借助音乐界、音韵学界、语言文字学界对于乐器“琵琶”源流查考的丰富研究成果，利用现代网络技术“阅读器”浏览浩如烟海的史料，对两对词组“枇杷”

和“琵琶”、“枇杷”和“卢橘”的词源关系进行考析。

对“枇杷”和“琵琶”这对词组的考析表明:北宋寇宗奭所撰的《本草衍义》(原名《本草广义》)所言的:枇杷叶“其形如琵琶,故名之”,是不确的。关键理由是:枇杷原产于我国,开始种植于公元前,《史记》中明确记载了“枇杷”。而“琵琶”一词尚未在《史记》中找到;可能出现在这之后两三百年的魏晋时代。因此,枇杷叶“其形如琵琶,故名之”这个流传了1 000多年的传说,应予摒弃,再也不能“以讹传讹”了。

“枇杷”与“卢橘”同时出现在《史记》中,《史记》司马相如传的《上林赋》中,“卢橘夏熟,黄甘橙棗,枇杷燃柿,棗柰厚朴……”。常识告诉人们,“枇杷”与“卢橘”,应该是指两种植物。之后的唐朝李白、宋之问和戴叔伦的诗中,也都出现“卢橘”的字眼,但迄今尚未找到所提的“卢橘”是指枇杷的证据。迄今能判明“卢橘”是指枇杷的踪迹,出现于宋代的苏轼。东坡诗曰:“客来茶罢空无有,卢橘微黄尚带酸。”张嘉甫曰:“卢橘何种植物?”答曰:“枇杷是矣。”张嘉甫以司马相如传的《上林赋》中同时出现“枇杷”与“卢橘”质询之,东坡笑曰:“意不欲耳。”也就是说:我不愿意依从那种说法呀。自此之后,“卢橘”指代枇杷的诗词甚多,有时则作为枇杷的别称,甚至英文的“loquat”的词源也与“卢橘”有关。而实际上,卢橘是芸香科的一种植物,《本草纲目》中也记载了芸香科的卢橘。因此,用“卢橘”指代枇杷的别称也是一种误解,也是流传一千多年的误解。也应予以摒弃。

####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LIN S Q, SHARPE R H, JUNICK J. Loquat: Botany and Horticulture[J]. Horticultural Reviews, 1999, 23: 233-276.
- [2] LIN S Q. Loquat, in: encyclopedia of fruits and nuts (eds by Jules Janick and Robert E. Paull) [M]. CABI, 2008: 643-651.
- [3] VILANOVA S, BADENES M L, MARTINEZ- VALERO J, LLACER G. Analysis of loquat germplasm (*Eriobotrya japonica* Lindl.) by RAPD molecular markers[J]. Euphytica, 2001, 121(1): 25-29
- [4] NESUMI H. Loquat. In: Horticulture in Japan. Edited by The Japanese Society for Horticultural Science[M]. Shoukadoh Publication, 2006:85-95.
- [5] 章恢志主编. 中国果树志·枇杷[M].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1996.  
ZHANG Huizhi. Flora of fruit tree in China·loquat[M]. Beijing: China Forestry Publishing House, 1996.
- [6] 寇宗奭. 1116.《本草衍义》[M].【北宋】,卷十八:101-108.  
KOU Zongshi. 1116. Amplification on canon of materia medica [M]. [Earlier Song Dynasty ] (960-1127), Vol.18: 101-108.
- [7] 苏轼. 苏东坡全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卷七十五.  
SU Shi. Complete works of Su Dongpo[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6: Vol.75.
- [8] 王振刚. 枇杷史略[J]. 果树学报, 1988, 5(2): 86-88.  
WANG Zhengang. A brief history of loquat[J]. Journal of Fruit Science, 1988, 5(2): 86-88.
- [9] 林顺权. 枇杷[M]//热带亚热带果树栽培学(黄辉白主编).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LIN Shunquan. Loquat[M]//Tropical and subtropical fruit cultivation (edited by HUANG Huibai).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3.
- [10] 李健正. 古代丝绸之路与中国琵琶(上) [J]. 西安音乐学院学报(交响), 1993(3): 6-8.  
LI Jianzheng. Relationship between of ancient Silk Road and Chinese Pipa (Lute instrument) (upper) [J]. Journal of Xi'an Conservatory of Music (Symphony), 1993(3): 6-8.
- [11] 韩淑德, 张之年. 中国琵琶史稿(增补本)[M]. 上海: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2010.  
HAN Shude, ZHANG Zhinia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ipa (Lute instrument) (Supplement) [M]. Shanghai: Shanghai Conservatory of Music Press, 2010.
- [12] 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 华乐大典·琵琶卷[M]. 上海: 上海音乐出版社, 2016.  
Chinese National Orchestra Society. Hua Le Da Dian Pipa (Lute instrument) Volume[M]. Shanghai: Shanghai Music Publishing House, 2016.
- [13] 胡雪颖. 古籍文献中“琵琶”及其相关语汇混用现象考析[J].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14, 27(4): 44-61.  
HU Xueyin. Analysis of mix-used “Pipa” (Lute instrument) and their Chinese characters in ancient books[J]. Journal of Chngqi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2014, 27(4): 44-61.
- [14] 刘新文. 枇杷与元白诗、元杂剧[J].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 5(3): 26-31.  
LIU Xinwen. Pipa and poems by Yuan and Bai and Yuan Zaju Operas[J]. Journal of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07, 5(3): 26-31.
- [15] 司马迁. 史记[M]. 卷二十四, 乐书第二; 卷一百一十七, 司马相如列传; 卷一百二十三, 大宛列传. 公元前 104-79. 中华书局, 1959.  
SIMA Qian. Shiji(Historical Records) [M]. Vol.24. Yue Shu second; Vol.117. Biography of Sima Xiangru; Vol.123. Collected biographies of Dawan (an ancient state). 104- 79 BC.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59.
- [16] 葛洪著【晋】集注. 刘歆原撰《西京杂记》[M]. 卷一.  
GE Hong notes [Jin Dynasty]. LIU Xin Edit. Xijing miscellaneous notes[M]. Vol.1.
- [17] 郭义恭【西晋】《广志》[M]. (三世纪) 卷下第 6 页.  
GUO Yigong [Xi Jin Dynasty] Guang Zhi [M]. (Third Century) Volume 6 page.
- [18] 刘熙. 释名[M]. (影印丛书集成初编本).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107.  
LIU Xi. Annotation[M]. (First edition of photocopy serie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5:107.
- [19] 庞勉. 库车, 从龟兹来[N]. 南方周末(副刊), 2018-08-16: C25.  
PANG Mian. Kuche. From the Qiuci (an ancient state) [N]. Southern Weekend (Supplement), 2018-08-16: C25.
- [20] 耕耘. 枇杷文化品趣[J]. 养生月刊, 2014(4): 358-359.  
GENG Yun. Loquat culture interest[J]. Health Preservation Monthly, 2014(4): 358-359.
- [21] 李昉. 太平御览[M]. 卷四十一. 北京: 中华书局.  
LI Fang. Tai Ping Yu Lan(Taiping Imperial Encyclopaedia) [M]. Vol.41.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 [22] 张应斌. 博罗与骆越的起源[J]. 惠州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33(1): 5-10.  
ZHANG Ying-bin. The origin of Boro and Luoyue[J]. Journal of Huizhou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2013, 33(1): 5-10.
- [23] 李时珍【明】.《本草纲目》. 1578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2: 1796-1798.  
LI Shizhen [Ming Dynasty]. 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 1578 [M]. Beijing: People's Health Publishing House, 1982: 1797-1798.
- [24] 李耕拓. “卢橘”是“枇杷”吗? [J]. 现代语文(教学研究版), 2003(17): 15.  
LI Gengtuo. “Luju” is “loquat” ? [J]. Modern languages (Teaching Research Edition), 2003(17): 15.
- [25] 甘廉生, 唐小浪. 广东柑橘志[M]. 广州: 广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 57-107.  
GAN Liansheng, TAN Xiaolang. Flora of Guangdong Citrus[M]. Guangdo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2013: 57-107.